

吴风越雨

履痕

## 绿染青苗坞

| 王金大 文 |

周末去看望父母,母亲告诉我,父亲开着电瓶车去蚂蟥岭下竹园里挖笋了。88岁的人了,开着电瓶车在山路上颠簸,要多危险有多危险。我和弟弟急忙开车赶了去。看到父亲正精神矍铄地挖笋,才放心来。弟帮助父亲挖笋,我闲着无事,去青苗坞转转。

上次去青苗坞,还是在1978年的秋天,太阳尽情地向着大地挥洒它那耀眼、炽烈的光芒。蒸笼一样的山沟里没有一丝风。我和公社林技员老夏去蹲点片区查看山冲田里的水稻旱情,青苗坞是必去的地方。那年,梅雨季节少雨,伏天雨贵如油,入秋后仍然无雨,加上山上植被稀少,水土流失,山涧早已断流,山冲田旱情十分严重。山坡上裸露的岩石,山沟里光溜溜的乱石,在太阳的炙烤下,脚踩上去,隔着凉鞋都觉得烫。远远望去,青苗坞里蒸腾着迷茫的烟气,柴禾变黄,稻田开裂,正值抽穗期的水稻开始卷叶。旱情告急,水源穷尽,那年,山冲田里的水稻几乎绝收。

时隔42年,旱情给我留下的烙印,依然记忆犹新。

去青苗坞,可以从坞口进去,路不宽而平坦;也可以翻越蚂蟥岭,岭虽不高但陡峭。上岭的路已淹没在竹林里,我抓住毛竹往上攀登,气急嘘嘘地到达岭上,眼前的景色和我记忆中的景象已成天壤之别。早年光秃秃的岭背,如今松树、毛竹、灌木,密密匝匝,将岭背覆盖得严严实实。当年山农、樵夫常走的上腰路(岭脊上的路),在灌木林里向上延伸。我踩着松软的腐叶,小心翼翼地走到一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岩石旁,登上岩顶,一坞青绿尽收眼底。山脊灌木林,半坡松杂林,下坡毛竹林,层次分明,错落有致,你拥我挤。“叽叽喳喳”的鸟儿,在林间鸣

叫,唤醒了我混沌的大脑。阵阵山风扑面而来,顿感惬意舒畅。映山红夹生在岭脊灌木林间,开放出紫红的花,不多见的石楠,绽放着球形白色的美,连低矮的荆棘也不甘示弱,红的、白的、粉的花蕊,竞相开放,烂漫一片。眼下的青苗坞多像这山里的女子,素衣绿裙,遮不住婀娜多姿的身段;不施脂粉,依然粉面红唇,丽质天成。

返回到蚂蟥岭上,我又沿着埋藏在松林间的中腰路(山腰间的路)向前走,高大的黑松和马尾松分布在小路两旁,路上覆盖着厚厚的松叶,脚踩在上面软绵绵的,富有弹性。树木除松树外,还有青岗栎、麻栎、葛栎等。至于山茶黄、葛藤、乌枣、刺柴那样的灌木,更是不计其数,遍布在山腰上。这些深绿、浅绿、墨绿的色彩,让青苗坞里的山坡有了层次感和流动感。

越来越密的树林遮盖着小路,透出阴森森的凉气,在路边我见到了野猪的粪便,怕意顿生,从原路退回到岭上,再从竹林中穿插到下腰路(接近沟底的路),毛竹在这里唱主调。毛竹有小有大,小的可握,可做锄把柄,大的腰围四五十厘米,高七八米,挺拔的身影,英姿飒爽耸立于天地之间。清明出笋,谷

雨长竹,小年挖笋,大年养竹。适逢大年,竹林里竹笋争先恐后地拱破泥土,生机勃勃地往高里长,不几天就宝塔似的矗立在地面上,轰轰烈烈的景象令人难忘。

山沟里流水潺潺,水流清澈,甘甜可口。

昨夜下过雨,今日天朗气清,阳光明媚,脚下氤氲着潮湿、滋润的气息,就连林间透射下来的斑驳阳光,也似乎被这一坞的绿色所稀释,被这密密的枝叶所过滤。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声。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。”静而幽的环境,不正是城市人所盼望的吗?

出青苗坞口,不远处,有几家农家乐,食材大都来自山里。山沟里生长的野芹菜,凉拌,清爽可口;冬天腌制的咸肉,现挖的毛笋,笋鲜肉肥;鸡是竹林里散养、草丛中觅食的土鸡,白斩、红烧、煲汤,肉鲜美;米饭是坞里山坡上采摘的树叶,捣碎浸泡出的乌米,用山泉水煮出的米饭,加些许白糖,香糯甘甜,舌尖生津。

坐在绿树掩映、花草簇拥的农家院内,欣赏着绿染的青山,聆听着潺潺的泉流,喝着农家自制的野山茶,品尝着清新而纯正的农家饭菜,享受着安静舒适的环境,自己也感觉被染上了绿色的印迹。



神奇的士林

摄影 邓艾菁

灯下书

## 研露楼与既翁堂

| 顾颖 文 |

墨研青露月,琴响碧天秋。“研露楼”之名不知是否出自这个清代集句楹联。《研露楼琴谱》是一部比较著名的清代琴谱,2018年武汉古琴社还专门举行了《研露楼琴谱》打谱暨学术研讨会,近年也有琴学专家对该琴谱开展相关研究。琴谱编订者研露楼主人崔应阶因是清代一位显宦,留下的史料相对丰富,故探索的空间比较大。在《清史稿》《历代崔氏人物辞典》以及地方文献、清宫档案中可找到不少崔的信息。

崔应阶(1699—1780),字吉升,号拙圃,自称研露老人、研露楼主人。清湖北江夏(今湖北武汉)人。浙江处州镇总兵崔相国之子。崔应阶宦游之余,喜读史抚琴、吟诗作曲,从《研露楼琴谱》序中可知,崔应阶古琴师承主要源自程湘皋、王受白等人,善弹二十余操。又与吴恒宪为文字交,合作著述十余年,著

有《拙圃诗草》《治河图》,编成《陈州府志》《云台山志》。在戏曲创作方面则有《烟花债》《双仙记》《情中幻》等作品留世。故崔应阶是一位集诗、史、琴、曲等造诣于一身的艺术大家。

令人惊奇的是,崔应阶与无锡既翁堂许氏有联姻关系,无锡既翁堂许氏始迁祖为许松信,许松信(1693—1764),福建闽县人,历任多地按察使、布政使,官至湖南巡抚,迁无锡后,族裔定居东河头巷,到许倬云先生一代时,已历九世。据既翁堂许景渊之孙许净兄提供的《迁锡许氏支谱》记载,崔应阶孙女(其子崔珣之女)嫁给了许松信(迁锡始祖)之孙许祥墀,此崔氏即许景渊五世祖母。再查许松信与崔应阶的官宦履历档案,发现他们在乾隆二十二年有交集,该年崔应阶降补江南常镇扬道(无锡在此辖区),旋

擢江苏按察使,而许松信时任江苏布政使。估计孙辈的亲事正源于这个时段。

许景渊先生是既翁堂四房裔孙,而其族侄许倬云先生则属五房,最近发现倬云先生的外公章鸿逵就是章蕴宽(谱名章鸿遇)的堂兄弟,均是进士坊章氏,章家和东河头巷许家也是近邻。章蕴宽是著名音乐大家杨荫浏先生的古琴老师,也是第一位出现在近现代全国古琴活动“晨风庐琴会”名录里的无锡琴人。

上世纪上半叶起,既翁堂许家后裔逐渐到外地谋职,据有关档案显示,上世纪五十年代,旧宅仅剩许凤华许登云父子两位男性后人了,旧宅也于九十年代被拆迁,许家的历史遂渐渐被人淡忘。然而似乎一切皆是注定,由于不久前许净兄的偶然联系和触发,许氏既翁堂或远或近的琴缘又隐然而现。

## 江南天路

| 芮海林 文 |

一条路,引来了成千上万的“背包客”。每逢节假日,由苏浙沪等省市慕名而来、五颜六色的私家车,纷纷挤上这条“天路”,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。“皖南川藏线”又称“江南天路”,全长120公里,东起安徽省宁国市西郊青龙乡储家滩大竹海,西至泾县琴溪镇,沿途风光无限。

宁国市青龙乡是“皖南川藏线”的第一站。青龙湾万亩竹海,袅娜多姿;青龙湾如诗似画,被誉为“天然氧吧”,水域总面积32.8平方公里,形成长约30公里的水面航道,水面湖汊分割形成了38个独立或相连的岛屿,并与省级板桥自然保护区连为一体,形成了集湖泊与山地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区。

游过青龙湾,沿着“S”型山路前行,约半小时光景,便进入方塘乡境内的红杉林,红杉林藏在深山秀水中,与宽广碧绿的湖面相互映衬,美不胜收,面积足有2000亩,被专家誉为“江南喀纳斯”。随着天气渐冷,红杉林从浅红至深红、金红,各种颜色相互交织着,倒映在清澈水面,犹如一幅山水画。

板桥村位于方塘乡境内,境内万木森森、古树苍苍,原始森林面积4300公顷,森林覆盖率达97.5%,山区负氧离子含量高,全年空气优良率98%,被誉为“天然氧吧”。近年来,板桥自然保护区迎来了众多探险、观光的背包客。他们走进板桥,走进原始森林,跋山涉水、披荆斩棘,饱览了原汁原味的自然风光,呼吸着新鲜得几乎令人“眩晕”的空气。走进这里,大有“入耳冷冷韵,径行步步幽”之感。

穿过原始森林,便进入泾县。眼前有一条“名流”——汀溪河。由于此河常年云雾缭绕,被誉为深山里的“大家闺秀”,“水墨汀溪”由此得名。汀溪河像一条绿色的项链,把6个自然村串连起来。汀溪河在前进过程中,流经一座叫狮子山的山脚下,形成了一个如月牙般的深潭,名曰月亮湾。月亮湾所在村落原名蔡村,是“安徽生态村”。穿村而过的汀溪河,蜿蜒曲折,河水清澈,沿河层峦叠嶂、山峰陡峭、树木葱茏,犹如一片绿色海洋。当年,月亮湾凭着风靡全国的喜剧《月亮湾的笑声》红遍大江南北。而今,月亮湾又成为上海文广集团影视基地,一大批表演艺术家、影视编导和演员等与月亮湾结下不解之缘。

有路就有人家。“皖南川藏线”上星罗棋布的“农家乐”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圆小康梦的希望。青龙乡有个叫西林的村庄,这里的“农家乐”饭店、客棧一溜排开,每逢节假日,生意都十分火爆。在方塘乡的一家果园里,园主承包了几百亩山场,创建了“多彩果园农家乐”,每逢金秋时节,游客们一边欣赏果园美景,一边可在园中边摘边品尝美味,很是惬意。

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,满满的绿色,给皖南人民带来了幸福时光!